

不對稱戰爭之社會特性 及參與官兵之感受

郭盛哲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心理及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摘 要

不對稱戰爭是指交戰雙方彼此軍力極為懸殊，以至於兩者根本就無法以對等的作戰方式進行對抗，而弱勢方採取的非傳統策略與戰術、強勢方採取的因應作為所形成的對抗方式。本文有兩個目的：第一是檢視此一新型態戰爭的社會特性，也就是弱勢方所採取的攻擊方式是具備何種社會企圖、以何種社會手段達到何種社會目的與影響。這是一個較偏向鉅視層級的討論。另一個目的是呈現參與不對稱戰爭官兵在許多方面的感受，例如環境、任務、滿意度與動機、與家人關係等等。這是一個較屬於微觀層級的發現。本文首先探討發展出不對稱戰爭的時空背景，發現正是西方社會的資訊全球化作為促成不對稱戰爭的最佳條件。其次整理不對稱戰爭的五項特徵，包括雙方過於懸殊的軍事力量、戰場已不分前線後方、弱勢方所採取的戰術完全不受道德規範限制而暴露其殘酷無情性質、敵人屬性的多樣與不確定性、已及恐怖組織的資金來自各種非法管道。本文接著呈現軍事社會學針對不對稱戰爭所作的研究，包括介紹一項對參與官兵大規模訪問的實證研究發現。在結論中，本文提出未來的研究可朝向不對稱戰爭中強勢方（美軍）表現比較不理想的領域發展：當地社會的重建；另一個可能的研究發展是針對一項微觀層次的議題進行探討：那些被洗腦而從事孤狼性攻擊的個別行動者。

關鍵詞：不對稱戰爭、軍事社會學、恐怖組織、資訊與傳播科技

Asymmetric Warfare: Its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xperience by Involved Troops

Sheng-Che Kuo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Fu Hsing Kang Colleg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bstract

Asymmetrical warfare are unconventional strategies and tactics adopted by a force when the military capabilities of belligerent powers are not simply unequal but are so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at they cannot make the same sorts of attacks on each other. There are two main purposes in this article. First one is to present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asymmetrical warfare, in other words, what social purposes, social mea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it tries to take and reach; the second one is to show how involved officials and soldiers feel by performing missions in asymmetrical warfare. This paper first traces the background that brings out asymmetrical warfare. It is found that it is exactly the globalize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that 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s war. The paper then introduces five uniqu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war. Then military-sociological analyses on asymmetric warfare are presented. In the end,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are proposed in the conclusion.

Keywords: Asymmetrical warfare, Military sociology, Terrorist organizat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壹、前言

不對稱戰爭(asymmetric warfare)是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全新作戰型態。它是指交戰雙方彼此軍力是如此的懸殊，以至於兩者根本就無法以對等的作戰方式進行對抗，而弱勢方採取的非傳統策略與戰術、強勢方採取的因應作為所形成的對抗方式就稱為不對稱戰爭(Sexton, 2014)。它具有幾項特徵：首先，雙方軍武力量差距過於鉅大，有如天壤之別，雙方也都非常明白此一態勢；第二，也因此弱勢方無意也無力與強勢方作正面的軍事對抗，就算強勢方想要誘敵達到此一目的也徒勞無功；第三，弱勢方採取了許多非傳統的攻擊方式，即使違反人類道德底線、手段血腥、包括老弱婦孺的平民犧牲、沒有戰略上的意義都無妨，因為弱勢方就是執意要如此進行。

雖然早在六〇年代就已經有學者提出二次戰後軍事任務性質出現變化，例如軍隊已逐漸從一個從事大規模作戰的軍事組織，轉變成盡可能使用最小武力、尋求外交上的和平而非武力上的勝利、擔任保護與待命性質的「衛戍型部隊」(constabulary force) (Janowitz, 1960)。後來陸續出現其他形容類似軍事任務與性質的名詞，例如維和任務(peacekeeping)、締造和平(peacemaking)、建設和平(peacebuilding)、和平強制執行(peace enforcement) (見 Caforio, 2009)。雖然軍隊已不必然從事大規模戰爭，但軍事任務往後仍逐漸趨於複雜性，因此持續出現新的名詞以彰顯此一趨勢，例如「非戰爭之軍事任務」(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s, MOOTW)或是「和平支援任務」(Peace Support Operations) (Nuciari, 2006:68)。

到了世紀交接之際，由於新型態戰爭—反恐戰爭的出現，不同的學者也提出各種相對應的概念與名詞，例如新戰爭(new wars) (Kaldor, 1999)、不規則戰爭(irregular wars, IW) (Hoffman, 2006)、穩定行動(stability operations) (Franke, 2006)、救平叛亂(counterinsurgency, COIN) (Aylwin-Foster & Army, 2005)、第四代戰爭(fourth generation wars) (Lind, 2004)、全頻譜戰爭(full spectrum wars) (Goff, 2004)、低強度戰爭(low-intensity wars) (Smith, 2003)，接著出現學者以非對稱的概念描述反恐戰爭敵對雙方在各方面的巨大差異 (Galula, 2006)，而不對稱戰爭的概念逐漸被接受成為代表反恐戰爭的重要本質(Caforio, 2008, 2013)。這正是因為冷戰過後，西方軍隊，特別是地面部

隊，所對抗的對象隨即轉變成一些非國家形式的團體與組織，也就是恐怖組織、叛亂團體、民兵、小軍閥。在九一一事件之後，毫無疑問，打擊恐怖組織升高成為西方軍隊最核心與最優先的目標。

不對稱戰爭究竟對抗的對象是誰？對象非常的複雜與多元，政府與非政府的武裝組織、正規與非正規的軍隊都牽涉在其中(Kaldor, 1999)。例如，一個狂熱的政治人物或宗教領袖擁有接近正規軍隊的武裝團體；軍閥人物以小型軍隊控制某個特定地區；犯罪組織首腦擁有武裝力量；甚至現代的傭兵團體或私人軍事保全公司都是非傳統正規的軍事武裝組織。事實上，恐怖組織的數目與種類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多許多，除了為一般所熟知的伊斯蘭國(ISIS)和基地組織(Al Qaeda)外，各種恐怖組織遍佈世界各地，主要集中在中東、拉丁美洲和亞洲(見 Weimann, 2005)。這些組織從事不對稱戰爭的目的就是透過任何可及的手段，例如媒體傳播，傳達鮮明的政治立場、意識形態或宗教信仰，打破任何道德的限制與人類文明所能容忍的底線，製造出令敵方軍民感到恐懼的感受，並以仇恨取代諒解、以破壞與殺戮取代和平與對話，試圖瓦解對方的意志，以完全消滅對方為最終目的(Caforio, 2008)。

本文的目的在呈現不對稱戰爭的社會特性，也就是弱勢方所採取的攻擊方式是具備何種社會企圖、以何種社會手段達到何種社會目的與影響。本文也同時呈現至今對從事反恐戰爭官兵心理感受的研究發現。不過本文並非針對此一主題所進行的獨立開創研究計畫成果，而是屬於對當前軍事社會學不對稱戰爭較為分散的相關研究作出整理與歸納，以較為系統的方式呈現這個領域已知的研究成果。

本文首先將介紹不對稱戰爭誕生的時空背景，簡要地觀察它是如何在國際社會中逐漸形成。其次綜合各方看法，彙整出關於不對稱戰爭的軍事與社會特徵。最後我們將介紹軍事社會學領域已經累積關於不對稱戰爭的研究成果，包括一項針對參與不對稱戰爭官兵的大規模訪談研究結果。必須清楚說明的是，上述的研究發現均不能作為本文的研究成果，本文僅是嘗試在目前似乎些微傾向各自為政的軍事社會學研究當中，尋找出共同的脈絡與未來可能的議題。

貳、孕育不對稱戰爭的時空背景

面對不對稱戰爭的特殊型態，世界各國的軍事系統並無先例可循，只能從嘗試與錯誤中學習。在過去，最類似的型態是游擊戰(*guerrilla warfare*)，是指兵力弱勢的一方採取游擊戰的方式與強勢兵力方周旋，消耗其戰力，再伺機以正規兵力出擊，贏得最後勝利(Levy, 1964; Asprey, 2002)。在以小搏大的意義上，不對稱戰爭的確與過去的游擊戰在本質上相同，都是弱勢方以非傳統的作戰方式與強勢方周旋，試圖拉近雙方的軍事差距，甚至加以逆轉，不過兩者卻是在迥然不同的時空背景中誕生與運作。當游擊戰相對是存在於一個強調傳統軍武力量與科技的兩極對抗冷戰世界中，不對稱戰爭卻是孕育在後冷戰的高科技、精準打擊、網路無遠弗屆的全球化世界裡。

相當吊詭的，不對稱戰爭的源起與發展正是受益於先進國家的科技，特別是資訊與傳播科技(*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 (Hartman, 2002)。現代資訊傳播科技的特性是遠距離但立即性的傳播、跨越人口與地理的限制、龐大且成本低廉的資訊量、資訊傳達的準確性(雖然內容不一定正確與真實)、訊息被高度地篩選與包裝(Van Dijk, 2002)。這些特性使得不對稱戰爭的弱勢方能夠加以靈活利用，事實上，資訊科技所建構的新型介面(虛擬的網際網路與實體的科技裝置)已成為不對稱戰爭中的新戰場。

過去傳播科技是建立在一對多(*one-to-all*)的型態上，現在的網際網路則是多對多(*many-to-many*)的型態，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社群媒體(*social network*)。先進國家所建構的資訊與傳播科技，搭配全球與立即性的網際網路，透過各種行動裝置(手機、面板、筆電)，滲入到幾乎世界每個角落與每個人，正好成為恐怖主義建構其「虛擬聖殿」(*virtual sanctuary*)的溫床。網路上充斥著大量關於各種從事破壞的戰術運用、武器與槍械操作、炸彈製造與佈署、先進國家特勤人員的訓練與反應方式，網際網路宛如恐怖組織新的訓練營，無須躲在偏遠山區或沙漠地區、無須躲避人造衛星照相、無須擔憂無人攻擊機的偵蒐與獵殺。對於先進國家，傳播與通訊是手段，但對恐怖組織而言，除了是手段，也可以說傳播與通訊就是目的本身，他們就是將信仰、精神、思維、目標建立在資訊傳播的工具上(Metz, 2000; Nissen, 2007)。

對於西方國家軍隊而言，媒體可能對軍隊不吝批評，也可能成為宣揚軍

隊的最佳管道，因此媒體對軍隊而言有如雙面刃，須謹慎應對。但是對於恐怖組織而言則是剛好相反，行動本身就是媒體宣傳，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夠被媒體曝光並廣為報導，至於媒體要正面或負面報導都無妨，他們要的就是將攻擊本身傳達給西方世界的每一個家庭(Caforio, 2009)。這使得西方國家軍隊面對媒體時經常是綁手綁腳，而恐怖組織則是樂於在媒體曝光且無懼負面形象，這是因為恐怖組織就是要傳達恐怖感受給西方社會大眾，並且吸引那些潛在的對象加入他們。下一節也將敘述這些潛在對象會是哪些類型的人。

參、不對稱戰爭的軍事與社會特徵

底下接著呈現不對稱戰爭的軍事與社會特徵。在較寬廣定義下，不對稱戰爭的弱勢方確實不必然是恐怖組織，在本文的第二節也介紹弱勢方的各種可能對象與型態，不過以現在的氛圍與打擊敵人的優先順序考量，弱勢方幾乎毫無例外都是指恐怖組織，因此底下的討論亦將弱勢方的主要對象視為恐怖組織。

第一個特徵是兩軍不再是以傳統武力對決，因為兩者軍力懸殊，弱勢者根本無意也無力與強勢者在傳統戰場上正面對決，取而代之的是弱勢在敵方陣營製造破壞、仇恨、恐懼、分化，戰爭的手段已成為目的，也就是說，戰爭的目的不是傳統意義上戰場上的勝利，而是製造敵軍內部與後方民間心理上的威脅，讓對方既痛恨卻又難以有效反制(Caforio, 2008)。

對於強勢者而言，在當地國贏得戰爭的急迫性反而次於安撫當地民眾並建立具有公權力、能夠有效統治的當地政府。此時，戰爭不單單是一種強力壓制行為，而是一項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 (Nagl, 2002:66)。也就是說，戰爭並不是終止在地面部隊消滅對方、贏得戰場上的勝利，而是對當地國與軍隊的母國產生正面的影響，使得當地國居民願意接受新政府的治理，或者軍隊母國的人民對自己軍隊的支持(Dimitriu, 2012)。

第二個特徵是戰場已不限於古典定義的前線，而是包括大後方的民間社會在內。後方民眾本身甚至成為恐怖攻擊的目標，因為弱勢方的目的就是要瓦解敵方民眾的信心、摒棄對前線官兵的支持、反對政府繼續出兵的政策，最終達到敵方政府被迫撤軍的目標，使得自己在前線不戰而勝。在不對稱戰

爭的世界裡，已無法清楚區分前線、後方、士兵、平民，也無法釐清戰爭行為、暴力行為、犯罪行動(Hoffman, 2007)。

第三個特徵是恐怖組織所採取的戰術、方法、工具完全不受法律、道德以及其他文明社會依循規則的限制，說謊、欺騙、誇大不實早已是例行公事，暗殺、綁架、勒贖、自殺攻擊更是家常便飯，因而顯示出恐怖組織其殘酷無情之特性(Galula, 2006)。例如老弱婦孺也一樣會成為恐怖行動的工具或犧牲品，因為這種無差別殺人的目的在於製造恐懼。但是西方社會並沒有計畫以牙還牙的方式，基本上仍以正規但規模更大與強度更高的方式來報復，例如更大規模的空襲或是更頻繁的無人攻擊機獵殺。嚴格地說，恐怖份子的行動通常並不划算，因為僅僅傷及無辜，不具軍事上的意義，而且通常無法造成西方輿論的轉向，但自己的重要人物，例如第二號或第三號指揮人物卻在報復空襲中陣亡或被無人機攻擊機所狙殺，因為恐怖組織往往低估了先進國家的情報偵蒐能力。

第四個特徵是敵人屬性的多樣與不確定性。敵人是隱形的、潛伏的、可被改造的、可被激發的、可被操弄的。恐怖份子的身分並不會是該份子的唯一身分，他跟一般人一樣有其他的工作與身分而隱藏在群眾當中。恐怖組織的武器並不是單純由士兵配備武器行動，而是「人本身」就是武器，用犧牲自己的方式達到攻擊的目的。在自殺攻擊中，恐怖組織真正的武器並不是炸彈，而是將人洗腦後作為炸彈的載具(Metz, 2001; Smith, 2003)。

在一個著名的分類中，叛亂與反動者可區分為底下幾種類型(Metz, 2012)：生存者(The Survivors)只是為了求生存、求溫飽而加入叛亂組織；迷失者(The Lost)是那些自覺人生沒有意義，找不到方向，認為可以在叛亂組織找到自己的定位；惡棍(The Thugs)則是存在於每個社會中，就是那些暴戾之徒，被叛亂組織暴力特性所吸引而加入；野心者(The Ambitious)，那些基於私利的個人，認為加入組織後可以得到他在文明社會無法獲得的名聲、財富、地位等等的資源；憤世忌俗者(The Aggrieved)是那些對現況不滿、認為社會存在著不公不義，或者自己遭受到委屈而無法平反，因而加入叛亂組織，認為可以藉此討回公道；理想主義者(The Idealists)認為透過加入叛亂組織，可以創造或改造現存的社會。由這些屬性極端且多變者所組成的叛亂組織，成為文明社會難以定調與捉摸的敵人，也就無法以傳統的方式、規則、思維去對抗。

第五個特徵是恐怖組織的資金來自各種不法管道，且金額龐大，才得以支撐龐大的花費。由於恐怖組織不受道德、法律的約束，可以盡情地從各種不法的管道與手段獲取暴利。常見的手段有搶劫、掠奪、毒品與菸酒走私、人口販賣與走私、對外國人道組織的援助從中貪汙(Nordstrom, 2004; Kilcullen, 2011)。

恐怖組織與國際犯罪組織的關係網絡十分複雜，金錢、地理、政治、武器、戰術都交織在一起，形成一個彼此互助互利的關係。這個關係網絡每年創造出難以置信的交易金額，在早期的 1992 年就已經估計是一兆美元，往後更因為毒品走私的龐大利益，十年之後金額更擴大到兩兆美元。不但製造西方世界更多的吸毒人口，這些資金也源源不斷地進入恐怖組織的口袋中(Ehrenfeld & Ken, 2013)。

肆、不對稱戰爭的軍事社會學觀察與官兵感受

此節我們將著重在軍事社會學的領域，整理出相關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之所以特別在於它提供純軍事分析之外的不同觀點，可以協助我們提供社會學觀點對不對稱戰爭的解釋。首先我們從冷戰過後，戰爭型態出現變化開始。

如果我們觀察冷戰結束後戰爭在世界各地發生的頻率，戰爭的發生其實是增加的，特別在歐洲、亞洲與非洲，但是戰爭的性質卻完全不同於之前的戰爭。大多數的國家與民眾並沒有被直接波及，也因此這些戰爭被稱為低強度戰爭。但是這些戰爭卻造成普通百姓的傷亡是之前的八倍，數字十分的驚人(Roberts, 2010)。事實上，這正是因為這些戰爭的目標就是要消滅對方的社會而不是軍隊，或者目標是進行種族清洗與滅絕(ethnic cleansing)。例如前南斯拉夫的戰爭造成三百五十萬難民流離失所；在東歐喬治亞地區的戰爭造成五十萬的難民，其他許多地區性的戰爭也都呈現類似的結果。此外，衝突的時間也延長了，即使是在協議停火期間，零星衝突與屠殺平民的情形也持續發生。這些都有別於我們過去所看到的戰爭與衝突型態。

其次，根據蒐集近兩百年來的戰爭資料庫顯示(1800 至 2003)，戰爭中的強勢方在不對稱戰爭中戰敗的情形越來越多。在兩百次的不對稱戰爭中，弱

勢方戰勝的比例大約是百分之三十。而且隨著歷史的演進，弱勢方贏的比例越來越高，例如在 1800 至 1849 期間，弱勢方獲勝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二；1850 至 1899 期間，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1900 至 1949 期間，比例更是上升百分之三十五；1950 至 1999 期間，比例竟然達到百分之五十一 (Arreguin-Toft, 2001, 2005)。顯示在強弱懸殊的不對稱戰爭中，強勢方已無法以軍事上的絕對優勢獲得勝利的保證。很有可能也是因為這樣的趨勢，使得弱勢方有較強的意願去挑戰強勢方。

軍事社會學家認為必須以不同的思維方式來看待這些現象。首先，他們指出，現代軍隊的任務是非常多元與多重面向的，而且是要同時面對多種的任務，無法按照優先順序依序處理，例如必須要同時進行人道救援、維和任務、訓練當地的軍隊、重建社會、維持社會秩序等等。以伊拉克為例，縱使哈珊政權垮台，戰爭雖然結束，但是整個軍事行動卻必須同時面對數個任務：整個國家必須重建、清剿殘餘叛亂份子、肅清境內的恐怖份子、避免不同宗教派系之間的衝突。然而卻經常顧此失彼，因為一旦過於專注在其中一項，其他項的問題就會層出不窮 (Buffaloe, 2006)。這些都已經超脫了傳統戰爭的範疇，必須以新的概念來理解。

事實上，美軍因為切身相關，本身很早就注意到這個趨勢。他們認為，在不對稱戰爭中，敵人的目標是閃躲、欺騙、或者是削弱美軍的弱點，採用的方法是美軍在執行任務時無法預期到的形式。不對稱戰爭就是建立在敵人的弱點上。敵方通常採用新式的程序、武器或科技，而且在軍事行動各種層面，例如任務、戰術、戰略，都會出現 (*Joint Strategy Review*, 1999)。

軍事社會學中，先是出現關於後現代戰爭與資訊革命之間關係的討論 (Metz, 2000)，接著不對稱的概念開始被引進到美軍戰略上 (Metz, 2001)，認為美軍在思維、行動、組織上必須不同於敵人，並且須積極挖掘敵人的弱點。接著不對稱概念進一步拓展到國家安全層次，認為組織上必須要具備高度適應性、情報要非常具針對性，不論在戰略或戰術等級，情報都要非常的精準 (Metz & Johnson, 2001)。

接著在新的不對稱戰爭論述中 (Buffaloe, 2006)，有三個新概念被加入。第一個是「文化不對稱」 (cultural asymmetry) 的概念，也就是交戰雙方在文化的差異上是極度的不對稱，例如一方是世俗的、科學的、重視知識、珍惜生命的、宗教只是精神寄託而非實際生活指導，另一方正好相反，是宗教至上

的、鄙視科學的、仇視知識的、生命若服膺宗教則可以被犧牲、宗教為所有一切包括思想與行為的最高指導原則。第二個是「不對稱戰爭的成本」(asymmetry of costs)的概念也被引進，例如恐怖組織炸掉一座橋後，所有的主要橋樑就要開始被嚴加防範；一個地鐵站被攻擊後，就要防備全國每一個地鐵站。第三個是「以人口為目標的戰爭」(population-centric warfare)概念也被提出，恐怖組織的目標除了軍隊之外，更重要的目標事實上包括對方的平民百姓，除了是要製造恐怖攻擊使對方恐懼不安外，也包含吸引那些相信恐怖組織信條的極端份子加入陣營或者聽命行事。

不過同一個作者也提醒我們，雖然不對稱戰爭的確是新的形式，但當中很多戰術與作為並不一定是新的，真正全新的現象是新類型的戰爭已經升高至全球的規模，而不是僅限於特定的地區，甚至進入到西方先進國家的本土之內(Buffaloe, 2006:16)。

前述「以人口為目標的戰爭」概念後來被進一步延伸作為區分不同時代戰爭的性質(Kilcullen, 2011)：傳統戰爭是「以領土為目標」(terrain-centric)，例如二次大戰或是福克蘭戰爭(Falklands War)；接著出現「以敵軍為目標」(enemy-centric)的戰爭，例如伊拉克自由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的第一階段是將伊拉克的共和衛隊(Republican Guard)搜尋出並加以殲滅；在不對稱戰爭中，則是「以人口為目標」，對方的平民百姓才是戰爭最後勝利的目標，所以要製造恐懼，利用各種攻擊事件造成人心惶惶。

軍事社會學針對不對稱戰爭作了一項至今最全面與完整的研究(Caforio, ed., 2013)。這項研究計畫從 2010 年起進行至 2013 年止，總共訪問了來自於保加利亞、丹麥、義大利、菲律賓、斯洛維尼亞(Slovenia)、南非、南韓、西班牙與土耳其參與過不對稱戰爭的 237 名自願役軍官、140 名義務役軍官、以及 165 名士兵。很特別的是，計畫刻意排除了那些軍武強權的歐美國家，而是選擇中型與小型國家的軍人。由於此一大型計畫的發現相當難得與特殊性，極具參考價值，因此值得在底下作稍加詳細的說明。

他們的發現可分為七大項。第一項是對派駐到戰地時的第一印象。士官兵對戰地的印象都是負面的。由於這些戰場的所在地都是落後國家，因此物質的匱乏、貧窮、基礎建設的落後、惡劣的氣候與不潔的環境、不穩定的水電供應都是士官兵常見的印象。另外非物質的文化差距也令剛到達的士官兵感到陌生、排斥與冷漠。缺乏安全感也是另一個重要的感受，感覺敵人隨時

都在四周，但是又無法直接看到他們。每一次出任務都備感壓力，覺得要進入一個極度危險與令人不安的情境。

第二項是關於接戰準則(rules of engagement)的感受。接戰準則來自兩方面的要求，但是它們經常彼此迥異，甚至造成衝突：一個是來自於該士官兵所屬的國家所下達的準則；另一個來自於指揮整個任務的上級單位，例如是聯合國或北約組織。一般而言，來自各別國家的訓令通常都是要自己的部隊盡量避免從事高風險的任務，或者盡量避免造成平民傷亡的連帶損害。但是所屬上級單位的考量則是要優先完成指定的任務，即使那是相當危險或可能會造成連帶損害的。

此外，關於這一項目的未回答比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可見其爭議性與令受訪者猶豫的程度。但是有回答的受訪者對接戰準則的看法大部分仍持正面的看法。不過有一個特殊的現象，那些持負面看法者的批評較為嚴厲，例如認為接戰準則的限制太嚴格、對現行任務並不恰當、在不同情況下的差異太大等等。

第三個項目是執行任務的感受。感受當然會因執行任務的種類而有所不同，例如是護衛任務、人道救援、偵查、掃雷、協助重建、還是訓練當地軍隊。不過儘管有這些不同，最重要的差異還是出現在與敵人交火的情境。由於發生交火的情境相當多元：空中支援、伏擊、臨時賦予的任務、基地遭到砲火攻擊等。此外還有非典型的戰爭情境，例如敵人可能偽裝成平民混雜到人群當中進行偵蒐與自殺攻擊等。

有一點相當特別。如果士官兵是來自那些長時間沒有參與戰爭的國家，他們發現自己缺乏與敵人交火的經驗，而且他們在自己國家所受的訓練都是傳統戰爭的戰法，不適用在不對稱戰爭的情境。因此，是否接受過「戰火洗禮」(baptism of fire)成為重要的關鍵。不過，幾乎所有的人對於接觸到與敵人交火的情境時，都是持正面的態度。他們都樂於接受挑戰，並且立即以他們所接受過的訓練來反應。不過訪談中也顯示，那些不屬於戰鬥的經驗也會讓士官兵留下深刻印象，例如人道救援、重建任務、心理戰、取得當地民眾信任等。

第四個項目是不對稱戰爭的訓練與軍事教育。第一個發現是來自各國的士官兵都普遍認為他們原先所接受的訓練能夠與任務相匹配。不過這不代表沒有改進的空間，不管原先認為訓練適當與否，全部都能提出具體改善建

議。這些改善建議集中在兩方面：第一是認為應當要有更佳的社會文化技巧，以便能夠更加融入當地社會，像是歷史與地理的知識、更佳的語言能力等；第二是他們在接觸到更先進國家的軍隊像是美軍之後，覺得自己的裝備實在落後美軍太多了，完全無法跟美軍相比，因此這方面絕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第五個項目是與其他角色的互動。任務所牽涉的角色非常多元，有當地的軍隊、當地的民眾、上級指揮、來自其他國家的部隊、國際媒體等。與當地軍隊的互動是相當困難的，語言、文化、習慣、宗教信仰構成巨大的障礙，更別說還有信任的問題。雖然當地國家的軍隊，例如阿富汗，是跟歐美國家站在同一邊去對抗當地的叛亂份子，但是兩者終究是來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種族、不同的科技水準等，基本上就是來自兩個不同的世界，要兩方達到融合其實是很困難的。多國部隊之間的互動則是好得多。雖然各自的訓練、背景、語言有所不同，但是很快的，他們的軍事專業與知識使各國部隊能夠迅速協同執行各項任務。

各種角色互動中，最麻煩的是軍隊與非政府組織(NGOs)以及國際媒體之間的合作。為了提供記者採訪時的保護，軍隊必須隨時注意他們的安全。但是就軍人的立場而言，這項工作吃力不討好。軍人普遍認為這些記者的採訪過於進取，並不清楚戰場的危險性，也缺乏軍事方面的專業知識，因此多半與媒體保持著緊張的關係，對於與媒體的接觸大多避之唯恐不及。

第六項是滿意度與動機。究竟是什麼樣的動機能夠促使士兵保持信念、將執行任務視為高度的意志呢？訪談發現兩種類型的動機：一種是個人的動機，一種是專業的動機。官兵的任務滿意度會受到它們的影響。滿意度也同樣採兩種方式測量，一種是對任務的滿意度，一種是對個人自己表現的滿意度。絕大部分的人對自己能夠參與任務都感到滿意，但是對整體任務的滿意度就沒有那麼高。最後，當問及經濟的酬賞是否激勵他們參與任務，發現結果相當一致，那就是經濟酬賞並不是主要激勵的因素，士官兵普遍覺得有責任、榮譽、義務來執行這項任務，保護人民，恢復和平。

第七項是心理壓力。研究將壓力源分成三類：第一個是在戰場上的壓力；第二個是與家庭長期分離的壓力；第三個是任務結束回到自己國家後適應所產生的壓力。在執行任務時，最大的壓力源明顯是任務的危險性與敵人的威脅，當與敵人接戰時，壓力上升至最高。即使沒有直接發生戰鬥，當看

到其他國家部隊出現傷亡時，所造成的壓力與恐懼也非常高。

在與家庭關係方面，最大的擔憂有幾項：一個是長期與家人分離，彼此之間的關係因而疏遠與淡薄；第二個是擔憂錯過小孩的成長，也就是沒有陪伴小孩長大；第三個是擔心萬一自己發生不幸，會對家庭造成嚴重的衝擊。主要的應對方式就是盡可能多與家人聯絡，所幸拜現代科技之賜，即使身處偏遠地區，這些都難不倒本來就最重視通訊的軍隊，軍隊本身也提供完善的設施與裝備讓軍人能夠連絡家人。

比較大的挑戰反而是在任務結束後返回到自己的母國之後。在與家人關係方面，由於長期的分離，雖然中間的聯絡並不困難，但仍然不時有奇怪、尷尬、陌生、不知如何與家人相處的感受，覺得周遭這一切是如此的不真實，前幾天還在危險的戰場上，現在卻安坐在家中，甚至因此還會產生罪惡感，認為自己不值得享受這些安穩的感受。在與朋友、鄰人、社區的互動中，也難免出現不適應。朋友也不知道該如何與自己互動，因為朋友缺乏自己在戰場上的經驗，有時自己被朋友視為英雄，但這反而阻礙了自己與外界的溝通。至於適應時間的長短則因人而異，有些人花了很長的時間，有些人則是很快就適應，但也有可能一直都處在無法適應的狀態。

雖然此處花較多篇幅介紹此一研究，由於這是第一次針對不對稱戰爭任務所做的第一手大規模研究，並非是新聞媒體或是作家個人觀察與報導，而是正式的學術研究，資料相當珍貴，結果極具參考價值。不過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就在這項研究完成之初，多國聯合部隊已陸續撤離伊拉克，最後一批則是在 2011 年底完成撤軍，因此研究發表的 2013 年等於是將這場戰爭作一回顧。事實上，美軍撤出後，伊拉克隨即陷入內戰，伊斯蘭國也在 2014 年興起，對當地與西方社會造成極大的破壞與威脅，間接證明西方社會在上次戰爭未竟全功，也顯示不對稱戰爭的複雜與困難。

伍、結論

本文呈現不對稱戰爭作為一個新戰爭型態的特徵、內容與概念發展，並介紹參與不對稱戰爭官兵感受的相關研究。原本軍事社會學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為分散與零碎，本文嘗試以加以歸納並以較有系統與組織地呈現這些

研究發現。此處必須要強調說明兩點：第一，本文既不是也不能將這些研究成果視為本文的研究發現，本文僅是努力綜合呈現這些研究成果；第二，本文並非針對某一案例或資料庫進行獨立主題的計畫型研究，而是就現行較缺乏聚焦的軍事社會學研究領域中產生未來值得繼續探索之主題。

持平而論，美軍在防範與對應不對稱戰爭的作為是相當成功的，至少是在國家安全與軍事層級確實是如此。美國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在美國本土就再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恐怖攻擊事件，僅零星發生與恐怖組織沒有直接關聯、孤狼式的小型個別攻擊事件。就這一點而言，美國的情報組織在維護國土安全上是非常成功的，特別是在這個龐大、多元、國際化的美國本土。對派駐在世界各地參與不對稱戰爭的美軍而言，的確有遭受到一些較大的損害與傷亡，但並沒有威脅到美國參與不對稱戰爭的成敗。整體而言，至少在軍事層面、戰術上、達成軍事目標與任務上，美軍確實有達成目標，也就是美軍能夠有效地擊潰對方的組織，敵方也無力反抗美軍。

這主要是因為美軍過去長期參與國際爭端的調解與人道救援，並且直接大規模出兵解決無法被國際社會接受的侵略行為，因此累積相當豐富與寶貴的實戰經驗。事實上，不會有第二個國家的軍隊比美軍更了解不對稱戰爭的性質與因應方式。在不對稱戰爭方面，真正能提供世界各國參考與學習典範的其實就是美軍。¹

任何事情都還有改善的空間。關於不對稱戰爭，未來最大的挑戰應該是落在美軍在不對稱戰爭所在國所進行的社會重建工作。要驅逐與殲滅恐怖份子與組織對美軍而言是較有信心的，這部分也的確相當成功，但是要將當地社會重建成一個當地人能夠有效自治，維持一定程度的基礎建設運作(水電、道路)、公共秩序、安全、法治、和平是非常困難的。難以達成社會重建的原因非常複雜，有經濟(例如天文數字的重建經費)與非經濟的因素(信仰的鉅大差異與社會信任的付之厥如)彼此糾纏在一起。本文認為，社會重建工作的困難與複雜應該是下一個關於不對稱戰爭可以進行深入探索的主題。

最後，不對稱戰爭原本是屬於鉅觀層次的分析，上一節最後所提及的大規模研究將焦點放在比較微觀的層次，也就是士官兵本身。這些士官兵是屬

¹ 誠如本文一位審查人所指出，在不對稱戰爭中，除了弱勢方對強勢方的攻擊外，其實強勢方對弱勢方的攻擊也是一種不對稱的形式。未來在討論不對稱戰爭時，更應全面關照強勢方的軍事行動對弱勢方社會所造成的衝擊。

郭盛哲

於不對稱戰爭中強勢方的參與者，比較缺乏了解的是弱勢方參與者的心態與思維，例如那些孤狼式攻擊事件中的個人，他們也是最難以防範的。目前已經開始有一些學術研究嘗試從微觀的層次去切入這個主題(Kimhi & Even, 2004; Borowitz, 2005; Jacques & Taylor, 2008)，本文認為這應當是另一個分析不對稱戰爭的主題，這也正是筆者預計下一步要進行探討的議題。

參考文獻

- Arreguin-Toft, I. (2001).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1), 93-128.
- Arreguin-Toft, I. (2005).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Vol. 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sprey, R. B. (2002). *War in the Shadows: The Guerrilla in History*. (Vol. 1 and 2). iUniverse.
- Aylwin-Foster, B. N., & Army, B. (2005). "Counterinsurgency Operations." *Military Review*, 2.
- Borowitz, A. (2005). *Terrorism for Self-Glorification: The Herostratos Syndrom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Buffaloe, D. L. (2006). *Defining Asymmetric Warfare*. Arlington, VA: Institute of Land Warfare,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 Caforio, G. (2008). "The asymmetric warfare: In search of a symmetry." Pp. 7-23 in *Armed Force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Bingley: Emerald Group.
- Caforio, G. (2009). "Asymmetric warfare: an introduction." Pp. 261-266 in *Advances in Military Sociology: Essays in Honor of Charles C. Moskos*. Emerald Group Publishing Limited.
- Caforio, G. (Ed.). (2013). *Soldiers Without Frontiers: The View from the Ground: Experiences of Asymmetric Warfare*. Bonanno editore.
- Dimitriu, G. R. (2012). "Winning the story war: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and the conflict in Afghanistan."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8(2), 195-207.
- Ehrenfeld, R., & Ken, J. (2013). *Trafficking Cocaine in the Name of Allah*. New York: Economic Warfare Institute.
- Franke, V. (2006). "The peacebuilding dilemma: Civil-military cooperation in stability oper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ace Studies*, 5-25.
- Galula, D. (2006). *Counterinsurgency Warfare: Theory and Practice*.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 Goff, S. (2004). *Full Spectrum Disorder: The Military in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Soft Skull Press.
- Hartman, W. J. (2002). *Globalization and Asymmetrical Warfare*. Air Command and Staff Coll Maxwell AFB AL.
- Hoffman, F. G. (2006). "Complex irregular warfare: the next 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 *Orbis*, 50(3), 395-411.
- Hoffman, F. G. (2007).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 Jacques, K., & Taylor, P. J. (2008). "Male and female suicide bombers: different sexes, different reason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31(4), 304-326.
- Janowitz, M. (1960). *The Professional Soldier*. New York: Freedom.
- Joint Strategy Review* (1999). Washington, DC: The Joint Staff.
- Kaldor, M. (1999). *New and Old Wars: Organized Violence in a Global Era*. Polity Press.
- Kilcullen, D. (2011).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Fighting Small Wars in the Midst of a Big O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mhi, S., & Even, S. (2004). "Who are the Palestinian suicide bombers?"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 16(4), 815-840.
- Levy, B. (1964). *Guerrilla Warfare*. Boulder: Paladin Press.
- Lind, W. S. (2004). "Understanding fourth generation war." *Military Review*, 84(5), 12.
- Metz, S. (2000). *Armed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Post-Modern Warfare*.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 Metz, S. (2001). "Strategic asymmetry." *Military Review*, 81(4), 23-31.
- Metz, S. (2012). "Psychology of participation in insurgency." *Small War Journal*, 27.
- Metz, S., & Johnson, D. V. (2001). *Asymmetry and US Military Strategy: Definition, Background, and Strategic Concepts*. Army War Coll. Strategic Studies Inst. Carlisle Barracks Pa.
- Nagl, J. A. (2002). *Counterinsurgency Lessons from Malaya and Vietnam: Learning to Eat Soup with a Knife*. Praeger Publishers.

- Nissen, T. E. (2007). *The Taliban's Information Warfare*. Copenhagen: Royal Danish Defense College.
- Nordstrom, C. (2004). *Shadows of War: Violenc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Profiteer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ol. 10).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 Nuciari, M. (2006). "Models and explanations for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 updated reconsideration." Pp. 61-85 in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the Military*. Boston, MA: Springer.
- Roberts, A. (2010). "Lives and statistics: Are 90% of war victims civilians?" *Survival*, 52(3), 115-136.
- Sexton, E. (2014). "Asymmetrical warfar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London.
- Smith, M. L. (2003). "Guerrillas in the mist: reassessing strategy and low intensity warfa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9(1), 19-37.
- Van Dijk, J. (2012). *The Network Society*. New York: Sage.
- Weimann, G. (2005). "Cyberterrorism: The sum of all fears?" *Studies in Conflict & Terrorism*, 28(2), 129-149.